

(日)山村美纱 / 著

陷阱


日本推理小说文库

群众出版社

156

I 313.456 218

S21



(日) 山村美纱 著
章吾一 译

群众出版社

二〇〇〇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陷阱/(日)山村美纱著;章吾一译.-北京:群众出版社,1999

(日本推理小说文库)

ISBN 7-5014-2071-8

I. 陷… II. ①山… ②章… III. 长篇小说:
推理小说-日本-现代 IV.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34091 号

版式设计:连生

陷 阱

(日)山村美纱著 章吾一译

群众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公大印刷厂印刷

787×960 毫米 32 开本 8.625 印张 147 千字

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14-2071-8/I-851 定价:12.00 元

印数:0001-5000 册

古都凶案

1

站在闻名遐迩的清水寺舞台上，俯视红叶树林，京都四周的街道一览无遗。

真是绝妙的景色。站在这里，银光闪闪的京都塔、东本愿寺的黑色屋脊、长岗京迹的绿色森林丘陵、左边轮廓分明的东寺五重塔尽收眼底。

此舞台高约 11 米，舞台的底部被树林遮挡住了。

“真美啊！”

菲律宾游客贝尔纳斯张开双臂。从下面吹来的寒风，对他这位在南国长大的人来说有点冷，但眼前这片开阔的景色使他忘记了寒冷，他完全被这美丽的景色迷住了。

导游小姐森麻子站在贝尔纳斯的旁边，一边抚着头发一边讲解。

清水寺于 798 年为坂上田村麻吕所建，如今的大殿是德川家光于 1632 年重新修建的。佛像是十一面的四十手观音，属日本重点文物。

麻子已经给外国游客当了一年多的导游，讲解起来口若悬河。麻子对贝尔纳斯讲由于这个舞台太高了，日本人决定大事时总说：“从清水寺的舞台飞出来的。”清水寺的大西住持已经超过100岁了。麻子又把大西的传说添油加醋地胡侃了一通。

贝尔纳斯是个幽默、诙谐的人，平时总是问这问那的。不知怎地他突然沉默了，对麻子说弄份英语说明书就行了。

怎么回事？

是不是有点累了？从昨天到现在，他们俩转遍了京都的名胜古迹，日程安排得像急行军似的。

过了十几分钟，他们从清水寺出来，慢慢地来到大殿东侧的石阶上。

下了石阶，就是音羽瀑布，三条细细的瀑布缓缓地落下来。

麻子停住了脚。

“这三个瀑布分别叫做学问瀑布、爱情瀑布、长寿瀑布，如果喝了这瀑布的水就会如愿以偿的。”

说着她把长把勺子递给了贝尔纳斯，贝尔纳斯首先舀了一勺长寿瀑布的水。

“下一个就该爱情瀑布了。”

贝尔纳斯轻轻地瞟了麻子一眼，他的脚一踉跄，勺中的水洒了出来，地面被弄湿了有点滑。贝尔纳斯忽然若有所思地站了起来，把勺子放下，回到麻子的身边。

“不喝了。不知那水是否干净？”贝尔纳斯说。

从音羽瀑布转到了安塔，有一条通往清闲寺的路叫“歌之中山”。贝尔纳斯说在这儿走走。

11月下旬的京都冷飕飕的。已过了观光季节，四处人影稀少。

麻子一边走，趁贝尔纳斯不注意时看了一下手表，4点20分了。

昨天麻子带领他游玩了金阁寺、二条城、平等院后，在宾馆里吃了晚饭，然后贝尔纳斯一个人去了夜总会享受这古都之夜。

贝尔纳斯说：从早上起已参观了三十三间堂、平安神宫，逛完了清水寺这一带，今天的参观就结束了。晚上在只园用餐，然后想去看一下有名的舞伎。

“再稍微走一会儿就回去。从元山公园去只园。不久就到吃饭的时间了。”麻子边想着，边将毛衣披上。这时，贝尔纳斯急忙返回身对麻子说：

“麻子小姐，刚才在清水寺看到英文说明书，本来打算买一本，一恍惚给忘了。麻烦您去买一本来好吗？”

“Yes，我去。”

麻子微微一笑，返回了清水寺。

这是她最后一次看见活着的贝尔纳斯。

麻子在清水寺的服务社买了英文说明书后回到原地，贝尔纳斯却不见了。

麻子以为他也许在什么地方散步。一开始麻子还苦笑着寻找，不一会儿就有些着急了。找来找去也不见人影。

大约过了 10 分钟，传来一阵刺耳的警笛声。

“救护车……”她脸色变白了。肯定是贝尔纳斯光顾看风景，被汽车撞了。

麻子寻着警笛声跑了过去。

她跑了 100 米左右，看见一辆白色巡逻车。原来刚才是巡逻车的警笛，不是救护车。

那里已经围起一个小小的人墙。

麻子挤到里边，忽然失声“啊”地一声大叫。

贝尔纳斯趴在干爽的土地上，身下流了一大摊血，背上插着一把水果刀。

一向颇具绅士风度的贝尔纳斯，褐色的头发已乱七八糟，整洁的茶色西服上溅满了血迹，胸前的地面上黑血继续往外渗，看来伤口不止一处。

尸体的前方是贝尔纳斯心爱的照相机。

麻子犹豫不决地往前走着，呼地一股血腥气冲鼻而来，她感到一阵眩晕。

一名健壮的中年刑警扶住了她。

“认识他吗？”

“他死了吗？”

“已经断气了。请问他叫什么名字？”

“贝尔纳斯先生。护照是这么写的。我是他的导游，从昨天开始带领他参观京都的名胜古迹。”

“此人被刺的时候您在哪儿呢？”

刑警的语气加重了，很明显是审讯的口气。

麻子苍白的脸转向趴在那里的贝尔纳斯。

“他让我到清水寺的服务社去买一份英文说明书，回来就见不到贝尔纳斯先生了，我正在到处找他。”

“这么说，您没看见他被刺？”

“嗯。”麻子使劲点了下头。

警察正在进行现场调查。带着臂章的法医用粉笔做了记号，然后拍照，从水果刀上提取指纹，量了刺伤的深度以及出血量等等。

警犬用鼻子在地面上嗅着，刑警们在寻找凶犯的足迹。

完事后他们用白布将尸体盖上了。一个年纪约三十五六岁的精干的警官走过来递给麻子一张名片。

“我是京都府警察署的狩矢。”原来是搜查一科的警部^①。

麻子说了自己的名字。狩矢警部手里捏着一个

① 警部：日本警察官衔的一种。——译注

10 元的硬币。

“知道这是什么吗？”

麻子苦笑道：

“当然是 10 元的硬币啊！”

“知道他有 10 元的硬币吗？”

“知道。他有 10000 元和 1000 元的纸币，还有 100 元和 10 元的硬币。”

“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您知道这 10 元硬币他是用来干什么的吗？”

“当然知道。来京都以前，他在东京呆过。听说上供用的钱是 10 元硬币，所以他准备一些。”

“您知道 10 元硬币可以打一次公用电话吗？”

“是的，比方说用公用电话给航空公司打一次电话什么的。”

“的确如此。”

“这 10 元硬币到底是怎么回事？”

听到麻子的提问，狩矢警部盯着手中的硬币说道：

“贝尔纳斯的右手紧紧地攥着这枚硬币。他没跟您说要打什么电话吗？”

“没有。”

“贝尔纳斯的日语怎么样？”

“只能说一两句，也就是谢谢啦、再见什么的。”

“依您看他能用日语打电话吗？”

“这个嘛，我不太清楚。不过要说语言的话，只要片言只语也能表达出意思来，罗列几个名词对方也能理解。假如接电话的是他熟识的日本人，我想应该没问题吧。”

“的确如此。”

狩矢警部微微一笑。他真是一个美男子，伟岸的身材像运动员似的，与麻子心目中的警官形象都相差甚远。他漂亮、潇洒，一见面麻子就对他产生了好感，不过麻子却有点不太信任他。

“贝尔纳斯从昨天开始委托您当导游？”

“对。”

“在这之前认识吗？”

“不认识。我加入了一个叫 JGA 的导游组织，是那儿给我介绍的。昨天第一次与他见面。”

“关于导游费，贝尔纳斯与您直接结算吗？”

看起来是漫不经心地询问，实际他的目的一目了然。这位漂亮的警部询问导游费，这不是明摆着怀疑麻子与贝尔纳斯之间有金钱上的纠纷吗？

“导游费由公司来决定，包括超时费和伙食费。这些贝尔纳斯先生都知道。昨天他已经给我小费了。至于金钱上的纠纷嘛，是绝对没有的。”

“谢谢。”狩矢把手放在头上。

“当警察的就是专门研究因果关系的，不放过一切疑点。请您不要在意。不过，您有什么可疑的事情要说吗？”

“警察都是些神经过敏的人啊!”

“您这是夸我呢，还是骂我呢?”狩矢苦笑一声说。麻子感觉警部听懂了自己的言外之意，也被逗笑了。当她将视线移到贝尔纳斯的尸体上时，微笑自然地消失了。

刚刚还谈笑风生、向她问这问那的菲律宾客人，一会儿就被刺身亡了，真是不可思议。

尸体被盖上白布后搬到车上去了。

“实在对不起，务必请您到警察署去一趟。”

狩矢依然是一副郑重其事的腔调。

“可是杀人的不是我呀!”

“这我明白，只不过是例行调查。”

狩矢微笑着将麻子领到巡逻车上。

上车后，狩矢对司机说：

“沿着这条路慢慢地走一趟。”

巡逻车沿着贝尔纳斯生前所走过的路线缓缓地行驶着。

“为什么不马上去警察署?”麻子不解地问道。

狩矢眼睛一直盯着窗外，反问道：

“走这条路，难道您没想起什么吗?”

“怎么说呢?没发现什么奇怪的事情。”

“那么，好啦!”狩矢似乎满足地微微一笑。

“什么事?”麻子疑惑地问道。

狩矢模棱两可地说：“不，没有什么。”然后命令司机：“好了，去川端警察署。”

到了川端警察署，代替狩矢调查的是小野刑警。此人年纪约四十五六岁，目光敏锐。

正如麻子想象的那样：小野刑警就是那种典型的日本警察。一进门他就单刀直入地、详细地询问麻子带领贝尔纳斯所走的路线、时间等细节。

过了三个小时，终于做完了调查，但他还不允许麻子回家。

狩矢警部口头上说只不过是例行调查，实际上还是把她当做嫌疑人。

麻子向狩矢抗议道：

“您说话算数吗？”

狩矢有点为难似的，挠了挠头皮道：

“我没有把您当做犯人的意思，不过到现在还没有找到嫌疑犯，请您再等一两个小时好吗？”

“说明白点，不是拘留吧？”

“您这样说让我不好回答了。”

“我打个电话可以吗？”

“请打。给律师打吗？”

“不，给我丈夫打。”

“您丈夫？您已经结婚了？”

“我已经告诉那个叫小野的了，您看看调查书好了。”

“谢谢，那个菲律宾人为什么被杀，请您再好

好考虑一下。请用电话。”

狩矢把电话拿到麻子面前。

麻子将案件告诉了去东京出差的丈夫森一郎。

森一郎比她大3岁，今年30岁，是自由撰稿人。

他俩的相识很奇特。三年前麻子在只园中的茶馆里与友人相聚时，突然听到呼叫：

“森君，有您的电话……”

本来就姓森的麻子和森一郎同时来到了电话间门口。那时森一郎在一家大出版社任编辑。

从那时起他俩开始交往，如今结婚已经快三年了，至今还没要孩子。森一郎出差时麻子就出去干导游。

森一郎答应处理完手头的工作，明天就乘新干线回京都。

两个小时后，麻子终于获释。此时已是晚上10点多钟了。

森一郎于第二天下午回到京都，麻子笑着对他说：

“警察怕你采访，不然我还回不来呢。”

“那个叫狩矢的警部我看是个不错的人嘛。”

森一郎有个习惯，喜欢揉鼻子。

“你去见了那个警部了？”

“我以为你还呆在那里，回家前先去了川端警察署，跟他聊了几句。我看他是个头脑清楚的人。”

森一郎是记者，判断问题非常准确。对狩矢的评价麻子也有同感，遗憾的是她接受了将近5个小时的调查。

“可这人不讲信用啊！”

她要与丈夫唱反调。

“我在京都车站买了份报纸，此案已经上报了。”森一郎从上衣的口袋里掏出两张报纸扔在桌子上。

各大报纸的社会版上都登载了昨天的案件。大标题为：

《清水寺附近，一菲律宾游客被杀》

文中写道：支票、现金、手表、照相机等贵重物品都没有被盗，有可能是仇杀。

关于麻子报上是这样写的：“当天，据被害者贝尔纳斯的导游森麻子（27岁）对警察说……”

森一郎喝了一口咖啡说：

“报纸上说那个叫贝尔纳斯的菲律宾人临死前手里紧紧攥着一枚10元的硬币。”

“对，警察说可能是想往哪儿打电话。”

“你怎么认为呢？”

“警察问我时，我拼命地想，只想到了10元钱能打个电话。”

“但却有些不理解死者的用意。”森一郎笑道。

“是的，可也想不出别的理由。”

“昨晚太兴奋了，可能没有睡好，你现在好好地休息一下吧。”

“确实想睡一觉，不过我想再去看看那地方。”

“事故现场？”

“是的，那个小野刑警放我出来的时候说什么来着？‘有可能还要询问您，请您不要离开京都。’你看，这不把我当成嫌疑犯了吗？我要亲手抓住罪犯。”

“真有趣！”森一郎笑了，“我作为一名记者，对这事也非常感兴趣。当然，最重要的一点为了证明你是无辜的。”

“嘿嘿嘿。”麻子笑了。丈夫自说自话，是个典型的日本男人。这话与他平时高傲的表现怎么也不相称。

两人走出家门，向贝尔纳斯被害的“歌之中山”走去。

贝尔纳斯的尸体当然已经不在那里了。此时麻子产生一种奇怪的感觉，大概是亲眼看见贝尔纳斯被刺身亡受到了打击。

麻子夫妇在这条路上慢慢地往返几趟。狩矢警部也曾让巡逻车慢慢地从这里开过。麻子突然说：

“我明白了！”

森一郎吃了一惊：

“明白什么了？”

“狩守警部说的话：可这条路上没有啊。”

“没有什么？”

“没有公用电话。贝尔纳斯临死前手里紧紧地攥着一枚 10 元钱的硬币。”

“原来如此，难道那枚硬币不是用来打公用电话的？”

森一郎站在马路中央苦思冥想。麻子察看着周围说道：

“是不是可以这样考虑……”

“贝尔纳斯对日本的硬币感兴趣吗？”

“比起日本的硬币，还是菲律宾的硬币好些。”

“这么说，我就不明白了。”

“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麻子拿出一枚硬币，反正两面来回地看完接着说道：“他紧紧地握着的那枚硬币，中间是不是空的，里面装着麻药……”

“亏你想得出来。”森一郎哈哈地笑道。

“日本警察可真优秀啊，一眼就发现了硬币。”

“是啊。”

“我的想法也许有些古怪，这是不是他临终前发出的某种信号？”

“用那枚硬币？”

麻子冲着初冬的阳光仔细地观看硬币。

“是啊。”

“可能是用这 10 元的硬币暗示某种事。到底代表什么意思呢？……”

“嗯，差不多。”

森一郎也从口袋里拿出一枚 10 元硬币观看，“正面的图案有一个 10 的数字和橄榄树，反面的图案是日本字和一座建筑物的浮雕……”

“请等一下。”麻子忽然大声说道。

“怎么了？”

“这所建筑物是平等院。”

“没错，是平等院，10 元硬币上的图案是平等院，但平等院又能说明什么？”

“我想起来了。前天我带领他到平等院时，贝尔纳斯突然变得很奇怪。”

“奇怪？怎么个奇怪法？”

“我去洗手间回来发现：一直很快乐的贝尔纳斯突然变得沉默寡言了，说话前言不搭后语。不过昨天就恢复了元气。但前天确实有点奇怪。”

“这么说，平等院有什么呢？临终前的信号指的又是什么呢？”

“我不知道他在平等院遇见了什么。”

“但肯定发生了什么事。这是他临终前作为信号留下的。”

森一郎拿出一根香烟点上。

“你去洗手间用了多少时间？”

“大约五六分钟吧。”

“那就不会有太大的事件，如果有重大的事件，报纸上肯定会登的。但也不会是遇上一般的人。也